



左图：过劳是职场人普遍情况。

一位台前光鲜亮丽的明星。”

这件事给张敏造成了从业8年来最深的冲击。“本来我今天要去勘景，但我决定先好好休息。昨晚我9点就结束拍摄，我觉得我发挥特别好。回家路上耳机里听着歌，我来北京8年了，这是我8年来最轻松愉悦的一晚。”

在张敏的朋友圈，有一条他去医院检查身体的动态，他把这看作“进厂修理”。洪四蹄也在那条动态下和他交流最近的健康状况。在接受本刊采访时，洪四蹄告诉记者，从去年开始，他就把自己在医院检查的心电图高高挂在了工作台的正上方。

纵使“过劳”现象在影视行业存在已久，但无论洪四蹄还是张敏都没有想过转行。“累是真的累，但我也真的是热爱创作。”洪四蹄对记者说道。至于高以翔的遭遇是否够真的在行业内部带来一些改变，洪四蹄并不乐观：“现在网传有一张很火的呼吁影视行业12小时工时的图片。它的提议很美好，但现实是没人敢率先付诸实践。最先行的人，一定会被市场最先淘汰。”

“过劳”现象值得全社会重视

公众关于“过劳”的讨论热度在发酵。越来越多人发现，“过劳”不局限于影视行业，它早已成为当下社会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，需要更多人给予关注与回应。针对这一问题，《新民周刊》采访到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石力月副教授。在石力月看来，“高以翔事件应促成全行业的反思”。

《新民周刊》作为新时代的“劳工”，明星在此过程中有自主选择权吗？他们有什么办法去改变现状吗？

石力月：他们很难去改变，因为这是全行业的结构性问题。这个问题需要分两方面来说。一方面，这是一个被大资本支配的行业，对于大资本来说，最理想的回报是迅速而丰厚的。相对于传统影视剧行业及唱片业而言，综艺节目在生产周期与市场风险方面是有比较优势的，这为理想回报奠定了一定的基础。对于生产而言，成本关乎利润空间。在明星报酬以及其他刚性投入难以压缩的情况下，能

有效节约成本的主要方式就是缩短生产周期、提高劳动强度，所以“过劳”生产是一种全行业普遍存在的现象。另一方面，刚才说到明星自身的商品化问题，标志就是其价值等同于“身价”，而当他们的未来与“身价”捆绑，就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委身于资本的要求。参与综艺节目是一个有可能迅速积累名声和热度从而换取“身价”的方式，所以无论喜欢还是不喜欢，主动还是被动，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逃不出这种资本逻辑，自然也就基本不具有与“过劳”生产方式谈判的权利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很多人批评节目组为收视率而不择手段去博眼球，这也是现在很多节目的“通病”。您认为这是一个业界普遍存在的问题吗？或者我们把问题讨论范围再扩大一点，比如和前两天网易“暴力裁员”的新闻联系起来？

石力月：这是行业的普遍问题，所以仅仅对浙江卫视或者这个节目的制作方进行声讨是不够的，这个事件应当促成全行业的反思：我们今天的综艺节目生产从何处来，往何处去？有人说这些节目博眼球、为收视率没有底线，说到底最终都是为了回应支配性的资本期待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倒是可以与网易“暴力裁员”的新闻进行联系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从这些悲剧里反思，在夜以继日回应支配性资本期待的格局里，人类自身究竟处于一个什么位置，人之为人的劳动如何可能。

高以翔之死令人惋惜，对于今天“过劳”现象普遍存在的各行各业来说，这是一记异常沉重的警告，希望以此能够真正引起人们对于此类问题的关注和警醒。只有这样，“高以翔式”的悲剧才不会再次发生。✎